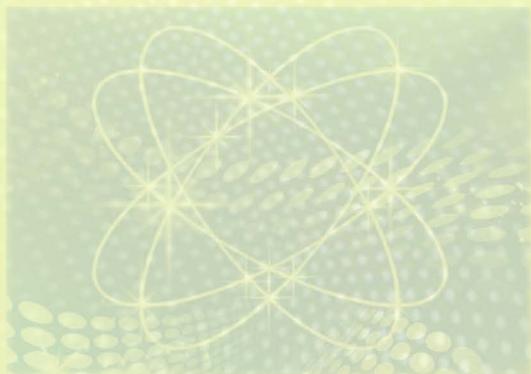


毒蜘蛛之死

冰波 著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国内大奖书系

毒蜘蛛之死

冰 波 著

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· 沈 阳 ·

© 冰 波 2015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毒蜘蛛之死 / 冰波著. —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
2015. 9

(国内大奖书系)

ISBN 978-7-5313-4847-4

I. ①毒… II. ①冰… III. ①童话 — 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8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38294号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(集团) 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: 110003

联系电话: 024—23284285

春风文艺出版社 网址: www.chinachunfeng.net

小布老虎编辑部 主页: xblh.chinachunfeng.net

E-mail: xiaobuhu1998@sina.com

沈阳市新友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幅面尺寸: 142mm × 210mm 印 张: 6

字 数: 110 千字

2015 年 9 月第 1 版

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赵亚丹

责任校对: 潘晓春 范丽颖

整体设计: 冯少玲

印制统筹: 刘 成

ISBN 978-7-5313-4847-4

定价: 16.00 元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: 024-88517857



冰波 本名赵冰波，浙江省文联委员，国家一级作家，中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童话家之一。1979年开始儿童文学创作，出版童话400余本，动画片剧本330余集。主要作品有《阿笨猫全传》《狼蝙蝠》《月光下的肚肚狼》《小山神》等等。前后获过三次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、三次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、两次国家图书奖、一次宋庆龄儿童文学奖，多次获冰心儿童图书奖及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，奖项多达50余项。

MULU



目 录

毒蜘蛛之死 / 1

丁零零 / 15

神秘的眼睛 / 23

西瓜船 / 33

如血的红斑 / 45

窗下的树皮小屋 / 58

秋千，秋千 / 71

绿色的音符 / 83

淡绿的星 / 93

蓝鲸的眼睛 / 96

狮子和苹果树 / 125

神奇的颜色 / 132

一路平安 / 146

钟声 / 152

火龙 / 158

九叶草 / 166

永远的萨克斯 / 178

DU ZHIZHU
ZHISI



毒蜘蛛之死

1 月光下的紫雾

夕阳把它浓浓的、毛茸茸的余晖涂在这棵老树上。老树默默耸立，满树是蓬勃的绿叶。

老树的树干上，有一个巨大的节疤。多年以前，它被雷劈过，失去了一截最丰满的枝杈而留下了这个节疤。

节疤丑陋而狰狞。从节疤里能闻到一股阴森的潮气。

树叶摇动着，摇出一块光斑，投在这个节疤上。仿佛是受到光斑的炙烤，节疤的缝隙里，亮出了一对眼睛。这对眼睛显出不安、惊恐和愤怒。这对眼

睛透过树叶的间隙与太阳对视。

这是毒蜘蛛的眼睛。

谁在看我？谁在看我！

毒蜘蛛从节疤的缝隙里窜了出来。

夕阳平静而炽烈。

毒蜘蛛沐浴在夕阳的光斑里。她的全身黑得发亮，泛着金属的光泽。她乌黑滚圆的肚子上，横着一道曲折的白线，白得刺眼、白得阴冷。多年以前，当这棵老树遭到雷劈，失去了那一截丰满的枝杈的一刹那，她的肚子上便留下了这道白线。白线的形状，与那道劈断老树的闪电一模一样。

老树留下了节疤而我留下了闪电。

多少年了，毒蜘蛛再也没有离开过这棵老树，仿佛那道闪电把她和老树进行了无形的焊接。她身上的毒素，足以杀死一千匹马，于是，老树成了一切飞虫的死亡之地。枝杈上到处飘着的残丝、破网，仿佛是毒蜘蛛在晾晒她的残忍和阴毒。小鸟也不在这里停留了。然而，老树日见其苍老却日见其美丽，它在寂静中蓬勃着。毒蜘蛛一直喜欢这种寂静。

毒蜘蛛怀着一个秘密，它为它不安、为它骚动，同时又为它陶醉、为它痴迷。这是个神圣而不可侵犯的秘密，除了它，除了老树，仿佛周围的一切都

是凶险和诡诈，仿佛到处都有偷窥的眼睛。毒蜘蛛日益多疑和暴躁了，她的秘密使她狂乱。

谁在看我！谁在看我！

夕阳平静而炽烈。

它是不是偷窥的眼睛？

毒蜘蛛镇定地看着地平线上的半个太阳，她听到从身上反射开去的光亮在铮铮作响。

太阳沉下去了。

仿佛一只偷窥她的眼睛已经闭上，毒蜘蛛安然地接受黑夜的到来。

云很重。没有星星。没有月亮。

在一片漆黑中，毒蜘蛛用她的脚轻轻抓挠着老树的节疤。

突然，她感到肚子上抽搐了一下。低头一看，肚子上那道曲折的白线，正发出一道淡极了的、幽幽的光。

是时候了！

毒蜘蛛顿时兴奋起来。她摸索着在老树上爬。她觉得肚子在膨胀，她渴望着迸裂、渴望着喷发；她觉得肚子里一阵阵涌动，她渴望着倾吐、渴望着奉献。她要用她的脚尖，探寻到一个地方，让她迸裂、喷发、倾吐、奉献……

是时候了。一切都为了那个神圣的秘密。

毒蜘蛛在老树上，拉出了第一段丝。

当她的脚尖一触到她的丝，那丝便发出了“嗡嗡”的声音，轻得只有她自己才能听到。这声音令她陶醉。

很快，她结好了一张网。

她的网是一块圣洁之地。她要在这张网上，在这块圣洁之地，藏进她那个神圣的秘密。

一片柔和的光，洒落在网上。

月亮。圆圆的月亮从云堆里探了出来。

毒蜘蛛浑身一震，勃然大怒。

又是一只偷窥的眼睛！

谁在看我？谁在看我！

老树摇动着它的叶子，仿佛想挡住那不速之光。然而，晚了。

毒蜘蛛一动也不动了。她的身上，开始冒出一缕缕紫色的烟雾。紫雾升腾着，缭绕着，弥漫着，形成了缓缓滚动的一团。

紫雾越滚越大，像一个巨大的紫色毒蘑菇。



毒蜘蛛看不见了。老树完整地 被紫雾裹住了。

紫雾，像一团不祥的云。然而，月亮依然温柔而美丽。

2 白色的丝囊和老树的泪

清晨，那一团紫雾已经悄然散尽。

毒蜘蛛还是待在原来的地方，一动不动。夜里结的网，已经没有了。用无数根蛛丝挂着的小丝囊，从一节枝杈上悬下来，悬在毒蜘蛛的上方。

一个小小的、白色的丝囊。

毒蜘蛛望着丝囊。她离它那么近。她的眼睛里，什么都不存在了，只有它。

它是我的

丝囊是那样的纤柔，像一朵遥远的云；丝囊是那样的稚嫩，像一团柔软的绒毛。

太阳出来了。透过树叶的间隙，一块金色的光斑，投在丝囊上。

毒蜘蛛很平静。她不再害怕偷窥的眼睛了。她那个神圣的秘密，已被蛛丝包裹得严严实实。

它是我的。我的灵魂在里面。

金色的光斑抚摸着丝囊。丝囊泛出快乐的色彩。

赤橙黄绿青蓝紫，快乐的色彩在毒蜘蛛眼前流动。

毒蜘蛛提一只脚，她也想抚摸一下丝囊。当她的脚尖刚一触到丝囊，她肚子上那道白线，猛烈地抽搐起来，像闪电一样。

它是神圣的秘密，连我也不能碰了。

毒蜘蛛缩回她的脚。

掠过一丝风。

丝囊难以觉察地晃动了一下。

毒蜘蛛惊慌地四顾。她害怕风。她想看看风从哪里来。

毒蜘蛛这时才发现，她的周围，已经变了样——昨天的老树还是满树的绿叶，而今天，满树的绿叶已经全部枯黄！每一片枯黄的叶，都已干瘪、皱卷。

毒蜘蛛浑身震颤了一下。

是我。一定是我的毒雾害了老树。我……

风！起大风了。

远处的每一棵大大小小的树，都在风里摇摆着枝叶。

毒蜘蛛紧张地盯着她的丝囊。但愿风不是想来带走它。

然而，丝囊在风中却纹丝不动。

那是因为老树纹丝不动。连每一片枯黄的叶，也在大风中纹丝不动。真是一个奇迹。

老树死了吗？它怎么能在风中纹丝不动？

风停了。

毒蜘蛛感到精疲力竭，她的神经再也受不了自身和外界给她的刺激。她虚脱得想呕吐。

我也去死掉吧，像老树一样。

毒蜘蛛沿着树干，向下爬。

她爬过老树的节疤时，停了下来。她望着节疤，望着她居住过的那道缝隙。

那道黑洞洞的缝隙像一只丑陋的眼睛，冷漠地看着毒蜘蛛。

我也去死，那么再见。

毒蜘蛛继续往下爬。她的心里是一片空白。一步一步，她快爬到树根了。

现在，只要纵身一跳，就可以永远离开

这棵从来没有离开过的老树了。

突然，毒蜘蛛肚子上的那道白线，又是一下猛烈地抽搐。

毒蜘蛛猛然回头。她看见，从老树的节疤里，流出了一滴眼泪。清泪顺着粗糙的干，急匆匆地、歪歪斜斜地流下来。

清泪仿佛在迷乱中追赶着什么。

毒蜘蛛注视着这滴泪。

多年以前，这棵老树留下了节疤

而我留下了闪电。

昨天夜里，我留下了那个神圣的秘密

而老树留下了满树枯叶。

那个丝囊是我的。

这滴清泪是老树的。

毒蜘蛛注视着这滴泪。

3 毒蜘蛛之死

清泪，从毒蜘蛛身体的一侧流过，从她右边的四只脚上流过。一片冰凉浸透了她。

毒蜘蛛一动也不动。

我被这滴泪洗了一下。

清泪沿着树根，悄然落到地上。悄然渗入了泥土。悄然中，一种奇怪氛围升上来了。

寂静。

突然，老树浑身颤抖起来。颤抖中，伴随着多年以前响过的那种雷声。

在同一秒钟里，老树满树的枯黄叶子，一齐脱

落了！

枯叶不是飘落的，而是沉重地压向大地，带着难以抑制的激情压向大地。

地上，卷起了一个枯叶的巨浪。轰的一声之后，平息了。

老树的每一个枝杈都裸露着。

白色的丝囊孤零零地高悬。

毒蜘蛛仿佛还没有明白过来，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。

毒蜘蛛感到自己的身体有了异样：她右边的四只脚麻木了。她低头去看她的脚。

当她的目光触及四只脚的同一瞬间，她看到，四只脚一齐从她身上脱落了！

脱落的脚无声地向地上飘落。乌黑的脚，在空中闪出一丝丝白光。一丝丝白光是一丝丝讥讽的笑。

毒蜘蛛失去平衡的身体，向一边重重倒下。

你在报复我，报复我的毒雾。

毒蜘蛛肚子上那条白线隐隐作痛。

高悬在空旷中的丝囊，显得那样孤立无援。它一定很冷，它一定很冷。

毒蜘蛛用剩下的四只脚，向丝囊爬去。

丝囊里有我的灵魂，有我的希望。

丝囊里的所有小黑点都出来了。他们盲目地乱爬着，仿佛在寻找什么。

你们饿了吗？快来吧。

所有的小黑点都落了下来，落在毒蜘蛛的背上。丝毫没有犹豫。

啊……

毒蜘蛛全身的每一个部位，每一根神经，都在一瞬间感受到了最尖利的疼痛。她的四只脚不停地抽搐着。现在她只有四只脚了。剧烈的疼痛，使她觉得自己在爆炸。

小黑点们在她的身体里注进了毒素。这毒素能很快麻痹她的神经。

我是你们的妈妈。
你们身上的毒素，
本来就是人身上的。

很快，毒素在毒蜘蛛身上起作用了。她感到麻木，四只脚已经不像是自己的了。疼痛已经消失了。然而她的意识还清楚，眼睛还能看。

毒蜘蛛看了一眼老树。光秃秃的枝杈，突然间使她恍然大悟。使她明白了一切。

老树哇，你留下了节疤我留下了闪电。

当我把丝囊挂上你的枝杈，